



科幻世界



世界奇幻大师丛书



[英] 特里·普拉切特 著
胡纾译

平等权利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平等权利

碟形世界

[英] 特里·普拉切特 著
胡韵 译



科幻世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EQUAL RITES by Terry Pratchett

Copyright: © Terry Pratchett 1987

First published by Victor Gollancz Ltd, London, in association with Colin Smythe.

This Chines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Vantage Copyright Agency, Nanning, Guangxi, P.R. Chin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7 SCIENCE FICTION WORL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平等权利 / [英]普拉切特 著; 胡 纾 译.

- 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7.6

(世界奇幻大师丛书)

ISBN 978-7-5364-6257-1

I. 平… II. ①普… ②胡…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62977 号

图进字 21-2006-70 号

世界奇幻大师丛书

平等权利

著 者 [英]特里·普拉切特

译 者 胡 纾

主 编 姚海军

责任编辑 丁大镛

封面绘画 李 涛

封面设计 张城钢

版面设计 张城钢

责任出版 邓一羽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成都市三洞桥路 12 号 邮政编码:610031

成品尺寸 140mm×203mm

印 张 6.75

字 数 140 千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7 年 6 月成都第一版

印 次 2007 年 6 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定 价 16.00 元

ISBN 978-7-5364-6257-1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世界奇幻大师丛书

世界奇幻大师丛书 姚海军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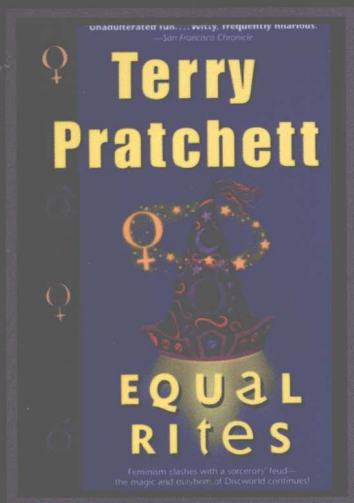


特里·普拉切特是当代最著名的幽默奇幻作家，同时也是英语文坛最具影响力的讽刺作家之一，被人誉为“笔锋犀利、擅于讽刺的J·R·R·托尔金”。

深受读者推崇的“碟形世界”系列奇幻小说是普拉切特的代表作品，为他赢得了世界声誉。该系列从1983年《魔法的颜色》问世算起，到2006年，共出版了36部长篇小说，其中多部被改编成了漫画、动画、舞台剧、电视剧、广播剧、桌面游戏和电脑游戏等。截至2007年2月，普拉切特的作品在全球累计销售5000万册。



科幻世界策划制作



巨龟大阿图因！它缓缓游过星星之间的深渊。氢气成霜，凝在它粗壮的四肢上；陨星擦过庞大古老的龟甲，落痕斑斑。它那巨眼，足有万顷。眼角黏液混合星尘，结成痂壳。

巨龟背上是一头四头巨象。它们宽厚的肩膀披着星辉，托起一个世界——这世界无比辽阔，周遭是绵长的瀑布，上面是蔚蓝色的天堂穹顶。

这就是碟形世界。

这个世界的口号（如果有的话）：

一切怪事，皆有可能！

碟形世界的一个偏僻山村里，一个女婴呱呱坠地。根据神秘的预言，她将成为一名伟大的巫师。

问题是，女人不能成为伟大的巫师，她们根本不能当巫师，只能当巫女。

女婴长大了，成了个倔强的小女孩。她下定决心，一定要成为碟形世界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巫师……



特里·普拉切特是当代最著名的幽默奇幻作家，同时也是英语文坛最具影响力的讽刺作家之一。截至2007年2月，他的作品已在全球累计卖出5000万册。

普拉切特原名特伦斯·戴维·约翰·普拉切特，1948年4月28日出生于英国白金汉郡的比肯斯菲尔德。

与另一位英国幽默小说家道格拉斯·亚当斯不同，普拉切特并非名校出身。亚当斯毕业于剑桥大学，而据普拉切特自己说，他所受的教育全来自于海威科姆技术中学和比肯斯菲尔德公共图书馆。

1971年，还在当记者的普拉切特被派去采访一家名为科林·史密斯的小出版社。在同出版社负责人彼得·班德·范·杜伦交谈时，他了解到该出版社正亟需一篇小说稿，就顺口提到自己已完成的长篇小说

《地毯一族》(The Carpet People), 于是借此机缘, 普拉切特当年顺利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

1980年, 普拉切特担任了英国中央电力局的新闻官。1987年, 他意识到自己已有能力以写作为生, 便辞去了中央电力局的工作; 转为全职作家后, 他的创作速度大大提升, 几乎每年都要出版两部小说。

2003年, 英国广播公司(BBC)举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大阅读”活动, 这是英国有史以来对公众阅读口味进行的最大规模的单项调查。调查结果显示, 在最受读者欢迎的100本小说中, 普拉切特有5本入围, 与文学大师查尔斯·狄更斯并驾齐驱。

据2005年《畅销书口袋年鉴》统计, 在2003年英国精装小说出版市场中, 普拉切特的作品占总销量的3.4%, 占总销售金额的3.8%, 其排名仅次于因《哈利·波特》而红遍全球的J·K·罗琳; 而在平装小说出版市场中, 普拉切特排名第四, 紧随《魔戒》作者J·R·R·托尔金之后。

1998年, 由于文学上的突出成就, 普拉切特被授予了“大英帝国官员勋章”, 并先后在英国沃里克大学、朴茨茅斯大学、巴斯大学和布里斯托尔大学取得了荣誉博士学位。

让普拉切特获得广泛读者和崇高声誉的是他的“碟形世界”

(Discworld)系列。从1983年这一系列的首部小说《魔法的颜色》(The Colour of Magic)问世算起,到2006年,该系列共出版了36部长篇小说,并不断有新作品加入。该系列之所以取名为“碟形世界”,是因为系列中的所有故事都发生在一个状如碟子的世界里,这个碟子驮在四头巨象身上,巨象则踩在一只宇宙巨龟的背上。

“碟形世界”系列以超绝的幽默和奇妙的讽刺著称。普拉切特经常从文学经典(如荷马、莎士比亚、但丁等的作品)、科幻奇幻名著(如J·R·R·托尔金、厄休拉·勒古恩等的作品)、各国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甚至好莱坞电影(如《金刚》、《乱世佳人》等)那里“借用”概念,用以对比嘲讽现实世界中的文化和科技,令人忍俊不禁,连连叫绝。

“碟形世界”系列中的许多小说都拥有相同的主角,因此可以按此标准将整个系列的几十本书大致归类,但有时候,一些书中的主角也会跑到另一些书中充当配角。同时,虽然该系列不少作品名义上是“独立”的,但却都与整个故事的主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碟形世界”系列大体上做到了“实时”发展——随着系列小说的陆续出版,角色的年龄也会相应地变化。

“碟形世界”系列中的《猫鼠奇谈》(The Amazing Maurice and his

Educated Rodents)获得了2001年卡内基奖;系列中的另一部作品《巡夜人》(Night Watch)则获得了2003年的普罗米修斯奖。

“碟形世界”系列被大量改编成漫画、动画、舞台剧、电视剧、广播剧、桌面游戏和电脑游戏等。2006年圣诞节期间,英国 Sky One 电视台播放了根据“碟形世界”系列中的《圣猪老爹》(The Hogfather)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普拉切特本人还在剧中客串了玩具制造者的角色。另外,电影《蜘蛛侠》的著名导演萨姆·莱米也在积极地将“碟形世界”系列中的《蒂芬妮的奇梦之旅》(The Wee Free Men)搬上银幕,相信过不了多久,全球的“碟形世界”迷们便能大饱眼福。

可能是幽默乐观的缘故吧,快到花甲之年的普拉切特仍然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据他透露,最新一部“碟形世界”系列作品《赚钱》(Making Money)预计将在2007年10月1日发行,而且他已经构思好了另外三部后续作品的雏形。

您还在犹豫什么?就让我们一起进入普拉切特的“碟形世界”开怀大笑吧。

有一点得先说说清楚，这本书不疯不傻。它又不是五十集连续剧里那些傻里傻气的红头发。

不，它跟荒唐也一点不沾边儿。



平等权利
equal rites

这是个关于魔法的故事，我们要先说一说魔法究竟会怎么发展，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讲讲它的来历和缘由。作者多多少少会为上述问题找出些许答案，但也绝不敢妄下论断。

不过本书倒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甘道夫从没结过婚，为什么梅林是个男人，因为它还是个跟性有关的故事。当然，这儿的性大概不会是那种剧烈运动、纠缠不清、“数数有多少条腿儿然后再除以二”的性，除非咱们的角色完全摆脱了作者的控制。当然，这也并不是完全不可能。

不过，这个故事主要讲的还是一个世界。就是这一个。仔细瞧好了，特效可不便宜。

一个低音响起。这是个低沉、颤抖的和弦，它暗示着管弦部和铜管部随时可能加入进来，为宇宙吹响号角。眼前的景象是深空的一片漆黑，只有几颗星星闪啊闪的，就像上帝肩膀上的头皮屑。

然后，它出现在上空。要是让哪个大腕导演拍个武装星际巡洋舰，随他怎么瞎掰，就算他搞出的东西再大、再难看，肯定也没眼前这一个来得雄赳赳气昂昂：一只大海龟，足有一万英里^①长。这就是大阿图因，是只极其稀罕的宇宙龟。它所在的宇宙有个特点，万物都与现实不同，而更接近大家想象中的样子。它的龟甲被流星砸得坑坑洼洼，上头站着四头巨象，巨象硕大无朋的肩膀上扛着个旋转的大圆盘，那便是碟形世界。

视角转移，眼前于是出现了环绕碟形世界的小不点太阳。此时此

①1英里=1.6093公里。——译者注



刻,整个世界都沐浴在和煦的阳光中。我们能看见大陆、群岛、海洋、沙漠、山脉,中心部分甚至还有个冰盖。很显然,这儿的居民对什么球形理论肯定不屑一顾。他们的世界被一圈大洋环绕着,海水在世界边缘形成永不停歇的瀑布,流入太空;这里简直像个地质披萨饼,又圆又平,只差没有凤尾鱼了。

这样一个世界之所以存在,完全是因为神仙喜欢搞笑,在这种地方魔法肯定能幸存下来。当然,性也一样。

他穿行在雷暴中,一看就知道是个巫师,部分是因为他身着长袍、斜握法杖,但主要还是因为雨点都在他头顶几英尺^①之外驻足,瞬间蒸发得无影无踪。

在锤顶山脉这一带,雷暴是司空见惯的事,这里满目都是参差的山峰、茂密的森林以及狭窄的小河谷。地势之深使得阳光刚探下谷底,就又匆匆往回赶了。巫师在山间小径上一步一滑,稍矮些的山峰伫立在他脚下,一束束支离破碎的乌云簇拥着峰顶。几只眼睛狭长的山羊望着来人,对他表现出些许兴趣。不过要激起山羊的兴趣也不是什么难事儿。

他时不时地停下脚步,把沉甸甸的法杖往空中一抛。法杖落地时总指着同一个方向,于是巫师叹口气,把它拾起来,继续嘎吱嘎吱地往前走。

暴风雨在山间肆意游走,电闪雷鸣仿佛是它狂舞的无数肢体。

小径转过一个弯。见巫师消失在拐角处,山羊把头埋进湿漉漉的青草里,继续大啃特啃。

然后,又有什么东西吸引了它们的眼球。让它们浑身紧绷,双目圆睁,鼻翼不住翕动。

这可怪了,因为路上啥也没有。可山羊们还是目送某种东西经过,

①1英尺=0.3048米。——译者注



直到它消失在视线之外。

这里有条窄窄的河谷，两旁是绵延起伏的树林，一个村子就缩在河谷里头。村子不大，山区的地图上保准不会有它一席之地，其实就算专门给这村子画幅地图，你还是看不出什么名堂。

事实上，这种地方在宇宙里简直遍地开花，它们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让人能有个出生之地：什么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啦，什么广袤天穹下狂风肆虐的小镇啦，还有什么天寒地冻的山区里孤零零的小屋啦……它们虽然平凡无奇，可是却作为一些非凡事件的发生地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通常情况下，一小片瓷砖便足以证明某位万民景仰的大人物其实就出生在此处半墙高的地方，尽管这种出生位置完全不具有任何生态学上的可能性。

溪水稍涨，巫师走下狭窄的小桥，朝村里的铁匠铺去了。此时，薄雾正盘旋在房屋之间，不过这雾和巫师之间并无任何联系。薄雾反正是要盘旋的，这是相当老道的雾，早把盘旋发展成成了一门艺术。

当然，铁匠铺里照例热闹非凡，谁都知道这儿总有暖烘烘的火堆，还准有人跟你唠唠嗑。此刻就有好几个村民正舒舒服服地缩在阴影里打发时间，一见巫师靠近，他们全都满怀期待地挺直腰板，拼命扮出副聪明相，可惜效果不过尔尔。

铁匠倒没觉得自己也该这么谄媚。他冲巫师点了点头，但这只是跟地位相当的人打个招呼而已——在铁匠自己看来，两人是不相上下的。毕竟，随便哪个半吊子铁匠跟魔法都不止是点头之交，至少他自己总爱这么想。

巫师鞠了一躬。在火炉旁打瞌睡的白猫醒过来，仔细打量着他。

巫师问道：“这地方叫什么名字，先生？”

铁匠耸耸肩。

“臭屁。”



“臭——？”

“屁。”铁匠重复了一遍。话中带刺，看谁敢说三道四。

巫师沉吟半晌。

“一个背后蕴藏着故事的名字。”他最后说，“倘若换个时间地点，我定会乐意弄清它的来龙去脉。不过，铁匠，我來是想跟你谈谈你的儿子。”

“哪一个？”铁匠问。看热闹的人吃吃地窃笑起来。巫师微微一笑。

“你有七个儿子，不是吗？而你自己则在你的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八？”

铁匠的表情一僵。他转身面对其他村民。

“行啦，雨快停了。”他说，“滚吧，你们这些家伙。俺和——”他抬起眉毛看了眼巫师。

“德拉穆·比利特。”巫师说。

“俺和比利特先生有事商量。”他随手舞了舞铁锤，观众于是纷纷退场，不过一路上仍免不了拧着脖子往回瞅，唯恐错过了巫师的什么把戏。

铁匠从一张台子下拖出两张矮凳，接着又从水箱旁的碗柜里拿出个瓶子，往两个异常袖珍的玻璃杯里倒进些明亮的液体。

两人坐下来，望着在桥上嬉戏的雨雾。然后铁匠开口道：“我知道你指的是哪个儿子。老格兰妮正陪着我老婆。当然，老八的老八。这事儿我也想过来看，不过咱们实话实说，我还真没怎么仔细寻思。那，那，咱家里要出个巫师了，嗯？”

“你反应真够快的。”比利特说。白猫从自己的宝座上跳下来，懒洋洋地穿过房间，拱到巫师的大腿上蜷成一团。巫师瘦骨嶙峋的手指心不在焉地抚摸着它。

“那，那，”铁匠不住念叨，“臭屁这地方要出个巫师了，嗯？”

“有可能，有可能。”比利特道，“当然，他得先去念大学。今后很可

能干出点大名堂,没错。”

铁匠从各个角度审视着这个想法,发现自己对它相当满意。突然间,他灵光一闪。

“等等,”他说,“我想起来了,我爹跟我说过,巫师要是知道自己快死了,他就可以,怎么说来着,把自己的巫术什么的传给一个继承人之类,没错?”

“我还从未听过如此简洁明了的表达。不过的确是这样。”巫师答道。

“这么说你快,那个,不行了?”

“哦,是的。”巫师用手指挠了挠白猫耳朵背,猫咪无比惬意地咕噜一声。

铁匠一脸窘迫,“啥时候?”

巫师想了想,“大概六分钟之后。”

“哦。”

“别担心。”巫师道,“说实话,我还巴不得呢。听说一点儿不痛。”

铁匠寻思了片刻,最后问:“谁告诉你的?”

巫师装作没听见,他望着小桥,在薄雾的动荡中搜索征兆。

“你瞧,”铁匠说,“你最好跟我讲讲咱们怎么才能养出个巫师来。你知道,因为这一带一个巫师也没有,再说——”

“事情会自己解决的。”比利特的语气很轻松,“魔法指引我来到你这里,魔法会安排好一切。通常都是这样。那不是哭声吗?”

铁匠仰头看看天花板。透过雨点的滴答声,他辨别出一对新鲜肺叶开足马力的声响。

巫师微笑道:“让人带他下来。”

白猫坐起身,专心致志地盯住铁匠铺宽阔的大门。就在铁匠情绪激动地冲楼梯喊话时,它跳下来,缓缓踱到房间另一边,像锯木头似的咕噜起来。





一个白发高个子女人走下楼梯，怀抱一团用毯子裹起来的東西。铁匠连声催促，把她领到巫师跟前。

“可是——”她开口道。

“这很重要，”铁匠摆出一副庄而重之的架势，“现在咱们该咋弄，先生？”

巫师举起法杖。法杖有一人高，差不多跟巫师的手腕一样粗细。铁匠定睛一看，发现杖上的雕刻变幻个不停，似乎不愿让他一探究竟。

“这孩子得抓着它。”德拉穆·比利特说。铁匠点点头，在毯子里摸索了半天，终于找到一只粉红色的小手，将它温柔地引向木杖。小手牢牢地抓住了木杖。

“可是——”接生婆插进来。

“没事儿，格兰妮，我知道自己在干啥。她是个巫女，先生，您不用管她。好了，”铁匠道，“现在咋办？”

巫师一言不发。

“现在咱们该——”铁匠刚一张口便打住了。他弯下腰看看老巫师的脸。比利特面带微笑，至于到底有什么可乐的就随您猜了。

铁匠抱回婴儿，交到情绪暴躁的接生婆手里。接着，他尽可能恭恭敬敬地掰开法杖上那几根苍白、消瘦的手指。

法杖摸上去油腻腻的，有种静电似的古怪感觉。木头本身几乎是黑色，雕刻的颜色稍浅些，还蛮刺眼——假如你硬要试着看个究竟的话。

“对你自个儿挺满意，嗯？”接生婆问。

“呃？哦。是呀，没错。怎么了？”

她掀开毯子的一角。铁匠低头一看，顿时咽了口唾沫。

“不，”他低声道，“他说过的——”

“这种事儿他懂个什么？”格兰妮冷笑着说。

“可他说了是个男孩！”